



当代中国人该怎样对待“节气”这一文化遗产呢?《故宫知时节》颇有示范意义:科学成分“过硬”,又怀一颗“软”的文化审美之心,不乏老祖先欣赏物候的美丽故事,又有风趣润秀的文笔,让抽象、单调的时间观因此有了丰富的表情。

# 节气让中国人的时间观有了丰富表情

邝海波



种白花再加“雨水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虽然夸张,却不失为一种生活腔调。至于雨水一候“獭祭鱼”、大暑一候“腐草为萤”等,就因“误会”而“美丽”了。这些要求现代解读者要有一颗“软”的文化审美之心。

高中时,我就神往哈佛教授桑塔耶那的故事。桑塔耶那50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在讲台上,偶有知更鸟飞来,立在窗格子上,他看见了,感受到又一个春天

来啦,对学生们说:“我与阳春有约!”便冲出教室,辞职回家,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去了。

后来在赵广超的《纸笔记中国画》里,我也读到了类似故事:“莫到琼楼最上层,皇宫内的冬天从来都比外面难过。紫禁城的宫女在冷得不可开交的日子,央请相熟的内间小太监每天抹黑早起,顶着北风跑到紫宫东南面那座角楼仔细查看。朝复一朝,直至小太监发现在墙脚冒出第一点翠绿色时,马上赶回去向她们报喜:春天,来了!”

宋英杰的这本书兴味十足,也因为他收集了不少我们老祖先欣赏物候发生的美丽故事。比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云:“立秋日,太史局委官更于禁院内,以梧桐树植于殿下,俟立秋时,太史官穿乘奏曰:‘秋来’。其时梧桐叶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再如,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说:“京师小儿懒于嗜学,严寒则歇冬,感暑则歇夏,故学堂于立秋日大书‘秋爽来学’。”大画家郑板桥更会玩,他生于10月25日,正逢“小雪”,当地称“雪婆婆生日”,先生颇感自豪,刻印“雪婆婆同日生”一枚,极尽风流雅谑之能事。

“硬”的科学知识和“软”的传统文化兼容并蓄,滋养了宋英杰风趣润秀的文笔。“白霜很萌,黑霜更凶”“轰然入夏,悠然入秋”“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小时候下雪天特别喜欢出去踩雪,干雪踩上去‘吱吱嘎嘎’的,湿雪踩上去‘pia叽pia叽’的,厚厚的雪踩上去‘枯吃枯吃’的。一直觉得这几个词是童年时特别美的雪中记忆。”

处是“停止、退隐”的意思,在小暑、大暑之外,有处暑代表炎夏季的结束。那为什么有小寒、大寒,却没有处寒来代表寒冷季节的结束呢?立春一过,东风解冻,冰雪融化,下面就该是“处寒”了,为何却叫“雨水”呢?宋英杰心灵妙舌:“或许由雪到雨的变化,更能传神地体现出这个节气的样貌。比处寒这个名字更综合、更直观。”这回算命中了“二十四节气”的“靶心”——“以物候确定时序,让鲜活、直观的物候使时间变得有情节、有故事。”节气教我们敬天、惜物、爱人。

## “盛唐气象”小细节看大格局

李翔

唐朝无疑是中国古代史上“黄金时代”之一。《三联生活周刊》邀请了10位专家学者,从10个侧面解读唐朝——《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这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角度为读者揭开“黄金时代”的面纱。

### 一场“辩论赛”奠定大唐盛世

唐武德九年(626年)十一月,唐都长安的朝堂上正在进行一场“辩论赛”。“主持人”是刚刚即位帝位的李世民,他向群臣抛出的“辩题”是:天下大乱之后,国家到底怎样才能治理好?

以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为代表的“正方”认为,尧舜以来,人心日坏,必须用强力让天下服从,“乱世须用重典”;“反方”谏官魏征却反驳,如果人心日坏,那么今日天下只有鬼魅,哪里还能有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朝廷自身要行得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两种观点其实就是传统的“霸道”和“王道”之争。朝臣中多数赞成行“霸道”,唯有满怀儒家理想的魏征坚持“王道”,认为“以德治国”才能得到百姓拥戴。唐太宗李世民最终把赞成票投给了魏征,而他取年号为“贞观”,意义正是“示正于人”。

可以说,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唐太宗是一位爱惜民力的皇帝。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太宗和他的治理团队都是从隋朝走过来的,全程经历了惊涛骇浪一般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着切身体会。所以《贞观政要》开篇首句就是:“为君之道,必先安百姓。”

唐太宗另一个为后人熟知的优点就是虚心纳谏。在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准备迎娶仁基16岁的女儿儿,诏书都已写好,魏征却进谏说郑仁基的女儿已经与人订婚。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去调查,结果破玄机:订婚是公开仪式,很多人都参加了,不会有假。他们之所以不承认,是因为担心陛下报复。听到这些,唐太宗很伤心,他的伤心不是因为无法迎娶妃子,而是由于没有得到百姓的信任而感到难过。于是,唐太宗专门下了一道《停婚诏》,让天下人监督,皇帝不会无理报复。

### 唐朝的“世界性”

贞观四年(630年),西北各国国君联合起来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唐朝每一代皇帝都被称为“天可汗”。

学界公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的朝代。唐朝为何能做到这一点?本书从“世界性”的视角进行了解读:唐朝的“世界性”,不仅跨越了实际的边界和国境,而且打破了心理上的信念和民族之间的壁垒。如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夷狄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话虽然不无自夸嫌疑,但正如对内主张“以德治国”一样,唐朝在对外交往中同样以“以德服人”放在“以力服人”之前,唐朝与日本的关系就能说明这一点。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663年)八月,唐、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交战,这也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正面交锋。结局是唐军大获全胜。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在白江口之战后数十年,日本一直在全国修筑工事,时刻担心唐朝会趁势进攻日本本土。然而,作为胜利者的唐朝却不断向日本示好,不但送还战俘,还输出日本所需的文化。慢慢的,日本开始认识到白江口之战失败的关键不是军事,而是文化制度,是先进战胜了落后。702年,日本终于心悦诚服,以学生的姿态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遣唐使。此后100多年里,遣唐使往来中日之间,持续不断,鼎盛时期使团人数近600人。

在对外交往中,唐朝开放、包容的姿态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唐朝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且自主管理。尤其是7世纪和8世纪,走在长安车水马龙的宽阔大街上,随时会遇到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人、大食人、拂菻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人、真腊人、骠国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长安就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此外,唐朝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参政做官,晚唐时期就有一位大食人李彦昇考中了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宾贡”进士。唐朝还允许与外族通婚,唐太宗21个女儿有8个嫁给了异族的驸马,包括唐朝皇帝也有“跨国婚姻”。本书引用《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的记载,提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外国妃子曹野那姬生的女儿寿安公主“虫娘”,从小高鼻深目,很明显是一个混血儿的长相,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中国皇帝娶外国女子为妻的故事。

## 博览群书

张家鸿

空间有限,心灵之空间却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日复一日地杂食之后,才能懂得宽容而不放任,才能懂得善良而不迂腐,才能懂得进取却不苛求,才能懂得爱不等于毫无原则。博览群书之后的读者是真正地懂得,知识或道理或见解不是派别林立、界限分明,而是彼此融会贯通、亲密无间。这样的读者绝不是知识或信息的二道贩子。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与《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未曾谋面并无关联,一个是出自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囚犯,一个是出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贵公子。然而,细读过这两本书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却有与生俱来的“缘分”,即他们皆因强烈的忏悔与积极的救赎而做出最大限度的改变,把自己深深地烙印在读者内心。同样的是,《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与《简·爱》中的简·爱也因为不

屈的斗争精神,以及不懈的进取心给一代又一代读者带来无穷力量。

博览群书其内在本意正是把书读通。通过阅读,不仅让人与书、书与人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还要通过人的消化、吸收,让书与书之间产生坚不可摧的亲缘。因此,融会贯通其一在书与人,其二在书与书。书与人是第一层,书与书是第二层。从第一层到第二层,是阅读的深化也是阅读的进阶。达至第二层后可随时回返第一层,达至第一层后尚需日复一日地阅读与修炼才能在某个恰当时机登至第二层。

今人论说鲁迅,不应只是慨叹于他的等身著作,不能只是震撼于他思想的深邃与穿透力,还应着眼于他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如此方可遇见真实且鲜活的鲁迅。这细节正是他在日记中写下的一笔一笔购书的流水账,它们充分证明鲁迅正是阅读上的杂食者。由此可知,他

给年轻读者的建议,实则是本人的经验之谈。1912年至1926年的日记,是《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每一年的日记后皆有一份书账。何谓书账?即一年从头到尾购买的书籍记录,由书名、书价、购买日期三要素组成。癸丑年即1913年的书账有头有尾,可谓完整。从1月4日购得《全唐诗话八册》起到12月28日购得《神州大观第四期一册》作结,全年购书220册之多。这些书中有《嘉泰会稽志并续志》《陈白阳花鸟真迹》《陶庵梦忆》《华阳国志》《大唐西域记》《诸葛武侯祠堂拓本》《南宋院画录》、地方志、画册、拓本、史书、散文集均在其中。

单看一年的书目已然壮观,若细查查鲁迅一生的书账,更可以见出他博览群书之彻底。当然,这种彻底无需先生坚持,那是他悠悠然的享受。不难想象,鲁迅于灯下一笔笔记书账时的心满意足,那同样是博览群书后的心满意足。购书速度远超过读书速度,灯下记录着的鲁迅多半会念及明日可以开卷哪一册,再过一阵子又可以读哪一本。一册册一本本地读着,不正是博览群书吗?

# 好的父母是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

朱忠鹤

有人说,优秀的父母是让孩子做自己。武志红的这本《自我的诞生》虽然按照作者说法,“它主要是写给成年人看的”,但实际上,这本书却用了更多的篇幅与笔墨,描述了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3岁之前的孩童,再到童年时期的孩子,这三个重要时期“自我”的形成过程,这样看来,它更像是一本儿童心理学著作。



### 从孩童时窥探成年人性格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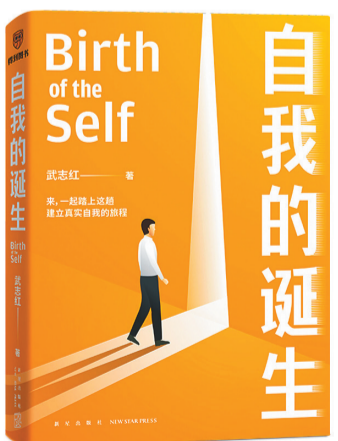
当前,压力与情绪成为困扰现代中国人最多的心理问题。但,面对同样的压力与情绪,不同人的表现却截然不同:浑然不动者,有之;惊慌失措者,有之;彻底崩溃者,还有之。为什么会如此差别呢?

在武志红看来,这是一些人“没有形成抽象意义的自我”。虽然一些成年人以成年人形象示人,表面上看是一个个独立的成年个体,但本该在孩童时期就形成的“自我”他们却没有形成,在心理上更像是一个孩童,因此,遇到事情后他们深陷情绪泥潭中不能自拔,痛苦不堪。

那么,那些形成了抽象意义的自我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用一位作家的话说,“他们不仅自在,还充满尊严感和完整感。”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与不同人在孩童时期的不同遭遇密切相关。《自我的诞生》虽然是一本科普类心理学读本,但文中还是掺杂了大量的心理学概念与理论,庆幸的是,作者武志红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案例娓娓道来,才没让这本书晦涩难懂,沉滞不堪。

比如,在对儿童心理形成过程进行剖析时,他就对一位母亲引以自豪的“我十几岁的孩子,在我面前没有秘密”



这个说法进行了批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病态共生”。

从婴儿出生到逐步长大,这是一个不断形成自我的过程。从母体里分娩坠地,第一个月的婴儿对外部世界完全不感兴趣,这是正常的自闭期。出生两个月至六个月,则是正常共生期,典型特征就是“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而从六个月之后至3岁左右,则是进入到分离与个体化期,这里的“分离”指的是身体上的独立,个体化则指的是心理上的独立。在良好的养育下,一般孩子到了3岁左右,就会形成个体化自我。

3岁以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男孩会与父亲“竞争”母亲的爱,女孩会与母亲“竞争”父亲的爱,通过所谓的“竞争”,孩子初步知道了竞争与合作,为下一步进入社会奠定基础。

相较于传统的儿童心理学分析,武志红还提出了自我诞生与发展五阶段理论,同时抛出了两个概念——“基本的满足”和“必需的边界”。至此,《自我的诞生》这本书在沿着一个人的心理成长路径一路走下来后,最终完美收笔。

### 在种种矛盾中发现症结所在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且又提纲挈领地重述了一遍武志红有关儿童心理成长历程的讲述,着实因为这一时期对一个人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比如,家庭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清官难断的家事”,就是因为一些人没有走过共生心理期。就像刚才所讲,孩子从出生后的两个月至六个月,属于正常共生期,这一时期“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的共生心理是正常的,但之后则属于病态了。但恰恰一些人即使在成年之后,仍不能正确区分“我是我,你是你”。日常生活中,婆婆视儿子为自己人,儿媳对外人的认知,则是这种心理的具体体现。

由此还衍生出另外一个话题:边界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多人是缺乏边界意识的,这里的边界,既包括地理空间上的边界,也包括身体边界、心理边界和财产边界。

对于心理边界,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是“隐私”这个词。实际上,隐私只是心理边界中的一部分,却并非全部,这里还包括另一个心理边界的描述,即

谁的感受谁负责。

武志红认为,一个成熟的个体要懂得谁的感受谁负责。当一份关系或一件事令人不舒服时,如果持有“我的痛苦我负责”的想法,人就比较容易有动力去改变;而如果持有“我的痛苦你负责”的想法,人就会总想着去改变对方,而在让对方改变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对方不配合,或者对方无能为力情况,这个人就会痛苦不已。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没有形成“自我”的表现。

在结合案例剖析了一些成年人身上失去“自我”后的种种表现后,武志红在这本书里还着眼于这个时代,从心理学的角度给成年人成长的建议——走向社会化,向着超级个体化的目标前进。

所谓的“个体化”,有一句较为诗意的表达——“人生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在个体化,尤其是超级个体化形成的过程中,武志红认为,一定要清晰意识到深度关系的重要性。

这里的“深度关系”,如果换一个词汇进行诠释,则是“专注”。对一个人来讲,他认为的一切美好事物其实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在制造美好中,他拿出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最终成为了超级个体,遨游在广袤无垠的天空。正如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所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的时代诉说,同时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阅读这本《自我的诞生》,相信,你的自我终将诞生。